出曜經/卷九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出曜經卷第九

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

戒品第七

慧人護戒，　福致三寶，　名聞得利，

後上天樂。

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慧人欲求三法者，常當護於禁戒。云何為三法？一謂善者稱之慎以法律。二者設得利養無能遏絕。三者身壞命終上生天上。是謂持戒之人行此三法，終受其福。」爾時世尊在大眾中而說此偈：

「慧人護戒，　福致三寶，　名聞得利，

後上天樂。　常見法處，　護戒為明，

得成真見，　輩中吉祥。　持戒者安，

令身無惱，　夜臥恬惔，　寤則常歡。」

爾時眾會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戒終老安，　戒善安止，　慧為人寶，

福盜不取。

戒終老安者，持戒之人雖復年耆老朽，天龍神祇常隨護助，阿須倫、迦留羅、真陀羅、摩休勒、人與非人，鳩槃荼、匹奢遮、羅殺鬼，如此等類常護長老持戒之人，晝夜禁衛如影隨形，是故說曰，戒終老安也。戒善安止者，若有眾生信向如來信根成就，信有二業：一無狐疑信，二有根本信。在諸眾中，若沙門梵志婆羅門眾、梵眾魔眾，不能使持戒之人迴心就惡，為天人所供養，是故說曰，戒善安止也。慧為人寶者，慧者，亦名為光，亦名為明，亦名為炬，亦名為錠，亦名為眼，亦名為日，亦名為月，亦名為大火聚，亦名諸法之暉曜，猶如世人多財珍寶乃得居里，慧人寶者亦復如是，功德慧明二事具者乃名為人寶，是故說曰，慧為人寶也。福盜不取，猶如《雜阿含》契經說：「有天至如來所而問斯義：『何物火不燒？何物風不飄？何物風不動？何物水不漬？何物地不敗？何物王盜賊暴雷所不損？何物在庫藏不守不耗損？』爾時世尊告彼天曰：『福火不燒，福風不動，福水不漬，福地不敗，福王賊不劫，暴雷無所害，福致諸庫藏，不守亦不損。』」爾時諸天聞佛所說歡喜踊躍，復以此偈讚頌如來：

「善哉世最勝，　　為現世光明，

　我等修善行，　　得受諸天福。」

是時，諸天復重以頌問曰：

「何終為善？　　何善安止？　　何為人寶？

　何盜不取？」

世尊以頌報曰：

「戒終老安，　　戒善安止，　　慧為人寶，

　福盜不取。」

時彼天人聞佛所說，戢在心懷，即從坐起繞佛三匝，忽然不現還於天上。

　修戒布施，　　作福為福，　　從是適彼，

常到安處。

修戒布施者，施有二事，若持戒牢固兼行布施，於天世間自然受善報，若施持戒之人多獲果報。是故說曰，持戒布施也。作福為福者，或復有人持戒完具，不廣多聞，所獲功德蓋不足言；若復有人持戒完，具加復大智多聞惠施，彼者獲福無量。是故說曰，作福為福也。從是適彼者，從今世至後世，心常歡悅心無悔悋，是故說曰，從是適彼。常到安處者，冀望具足，自然歡樂心意悅豫，自知戒具布施清淨，必受功報不墮邪部，晝夜歡喜不懷熱惱，施持戒人及多聞者亦復如是，是故說曰，常到安處。

比丘立戒，　　守攝諸根，　　食知自節，

寤意令應。

比丘立戒者，執志堅固不可沮壞，不為色聲香味細滑法所牽，是故說曰，比丘立戒也。守攝諸根者，具足眼根耳鼻舌身根意根，皆悉具足無所缺漏，意不錯亂亦無他念，盡隨諸根修其妙行，是故說曰，守攝諸根也。食知自節者，量腹而食，亦不畜積亦不貪餮。尊者曇摩難提說曰：「多食致患苦，少食氣力衰，處中而食者，如稱無高下。」尊者僧迦羅剎造立《修行經》亦作是說：「猶如多捕眾鳥藏在大器，隨時瞻視養食以時，毛尾既長隨時剪落，選其肥者日用供厨。中有一鳥內自思惟：『若我食多肥則致死，若餓不食復致喪身。宜自料量，少食損膚衣毛悅澤，當從籠出。』如其所念即便少食，衣毛悅澤便從其願。」彼修行人亦復如是，內自校計，如我多食便自瞢瞢不得修道，不獲思惟善法，諸惡法日夜滋甚，貪欲瞋恚愚癡皆由多食，不獲至竟。佛契經說多食之人有五苦患。云何為五？一者大便數，二者小便數，三者饒睡眠，四者身重不堪修業，五者多患食不消化。多食之人有此五苦，自墜苦際不至究竟，是故佛說食知自節也。悟意令應者，晝夜警悟係意在禪，若睡欲至，時當舒一脚垂於床下，若睡纏綿不解，當垂兩脚到於床下，若睡重當經行，經行睡重者以水灑面，若復不解，仰觀星宿以寤其志，初夜中夜後夜令無懈怠。是故說曰，寤意令應。

意常覺悟，　　晝夜力學，　　漏盡意解，

可致泥洹。

意常覺寤者，身口意常得覺寤，婬怒癡至尋能除斷，不遇煩惱所遊安隱，是故說曰，意常覺寤。晝夜力學，晝習夜亦爾，夜習晝亦爾，初夜中夜後夜亦復如是，持心專一無他異念，唯從於道思惟心所念法，是故說曰，晝夜力學。漏盡意解者，意勇剛強乃能盡漏，持心懈慢者，不能盡漏、不能精勤於行，是故退轉墮於凡夫部。然彼行人晝夜精勤如救頭然，持心勇捍不慮嶮難，志崇斷結滅漏為先，是故說曰，漏盡意解也。可致泥洹者，眾行已辦，世患諸惱永不復生，求入泥洹大化諸結，縛著染污人者隱而不起，趣泥洹境無有罣礙，捨現在業入泥洹境，是故說曰，可致泥洹也。

慧者立禁戒，　　專心習其智，

比丘無熱惱，　　可果盡苦際。

慧者立禁戒者，戒不移動，善住牢固亦不可移，慧者除去愚闇，終不處在愚惑之中，猶如猛將身被重鎧，手無劍者則不能剋定強敵，有劍無鎧者亦復不能降彼強敵。若使猛將身被重鎧手執利劍，前後固嶮與賊共戰，必有所辦則無狐疑。修行之人亦復如是，身被戒鎧心無慧劍者，則不能壞結使原首，正使有慧身無戒鎧，則不能壞其結使。若彼猛將身被戒鎧心執慧劍，前後固嶮與結使共戰，必能果辦。是故說曰，慧者立禁戒也。專心習智者，以慧鍊心尋究諸垢，猶如鑛鐵數入百鍊之爐，柔可為剛偽可為真，猶如大海日夜沸動，濁滓下沈變成寶珍。人亦如是，晝夜役心不止便獲果證。是故說曰，專心習智也。比丘無熱惱者，雖復天地融爛，形處其中終不熱惱無所傷損。何以故？比丘立根得力，志不退還所願必果。比丘者，壞諸結使永盡無餘，身被袈裟手執應器，到時詣家正慚愧顏，獲施無麤細，願及滅度，故曰比丘。是故說曰，比丘無熱惱也。可果盡苦際者，盡其苦原永滅無餘，更不復涉歷苦難，從是苦滅功福日滋，是故說曰，可果盡苦際。

以戒降心，　　守意正定，　　內學止觀，

無忘正智。

以戒降心者，常係心不失，亦不遊蕩縱逸，是故說曰，以戒降心也。守意正定者，定有三品，或善不善無記，護善定者，不使不善定得伺其便，恒念思惟：「吾今已獲正定，要究竟原本，何緣使不善定錯亂其間？」是故說曰，守護正定也。內學止觀者，常念係心念明，除去闇冥為示炬錠，觀察愛根推尋癡本，止而不生，是故說曰，內學止觀。無忘正智者，智之所照無往不在，心念智隨，如兩牛共一軛，猶如漏盡通役形輕重，以身

持心以心持身，身心已應所適無礙石壁皆過，斯為鍊心入微鍊微入身，心念形隨無所觸礙。是故說曰，無忘正智也。

斷除諸垢，　　盡慢勿生，　　終身求法，

勿暫離聖。

斷除諸垢者，意中諸垢縛使縛著，諸受陰入已盡已滅，無復莖節枝葉，是故說曰，斷除諸垢。盡慢勿生者，憍慢增上慢執意持心，制慢使滅，陰種結種二迹俱滅，是故說曰，盡慢勿生也。終身求法者，夫言身者，皆是形器之數，結亦名身，陰身聚身養生之業，亦名為身，象馬車步四色兵眾，亦名為身。身中甚者莫過結身，能壞結身求正法者是謂離縛，不處有為不念七處三觀，真佛弟子與堅信堅法相應，能壞結聚，是故說曰，終身求法也。勿暫離聖者，常念從賢聖紹繼宗徒，心所喜樂。賢聖所居，其事有三智：諸結使盡一智也，有餘泥洹界二智也，無餘泥洹界三智也。是故說曰，勿暫離聖也。

戒定慧解，　　是當善惟，　　都已離垢，

無禍除有。

戒定慧解者，彼修行人，戒品定品慧品三業具足以自纓絡，摧結使聚何往不壞。猶如國王財富人盛才技過人，便能安恤國民，外寇不加。今此行人亦復如是，三業具足，壞結使寇亦無疑難，戒為立志，定撿亂心，慧斷結使，是故說曰，戒定慧解也。是當善惟者，思惟三品晝夜履行初不遠離，是故說曰，是當善惟也。都已離垢者，所弘究竟，知生死苦，於中拔濟，極淨無瑕亦無諸垢，是故說曰，都已離垢也。無禍除有者，已離苦惱鼎沸之患，盡諸三有更不受胎，如實知之，是故說曰，無禍除有也。

著解則度，　　餘不復生，　　越諸魔界，

如日清明。

著解則度者，行有六品，欲界色界無色界結聚縛垢，欲界所出癡慢愚惑以自纏絡，是故說曰，著解則度也。餘不復生者，彼修行人思惟觀察如實知之，即求方便求滅彼結，生死已盡更不受胎，梵行已立所作已辦，是故說曰，餘不復生也。越諸魔界者，六天以下

皆是魔界，多諸苦惱閉塞道心，不令人至無為之處。閻浮利內有異類眾生，名曰摩佉，晝則隱藏處在生熟藏間墮魔部界，是謂欲界為魔所害多諸患禍。賢聖之人越於邪境，是故說曰，越諸魔界。如日清明者，猶如日明無有五蔽。云何為五蔽？一者雲，二者烟，三者塵，四者霧，五者阿須倫手。無此五患者即日月清明。修行比丘亦復如是，離五陰蓋。云何為五蓋？一者貪欲蓋，二者瞋恚蓋，三者睡眠蓋，四者調戲蓋，五者疑蓋。修行比丘離此五蓋者，即得清明內外通達如紫磨金，是故說曰，如日清明。

狂惑自恣，　　比丘外避，　　戒定慧行，

求滿勿離。

狂惑自恣者，愚惑凡夫所行卒暴，猶如獼猴捨一取一，心如疾風馳念萬端，是故說曰，狂惑自恣也。比丘外避者，持行如水、忍恕如地，所謂比丘不猗豪族能，自制情閉塞六門，乃謂比丘，是故說曰，比丘外避。戒定慧行者，戒品定品慧品晝夜精勤不興放逸，欲度巨海當乘大舫，欲趣滅度當須戒定慧行，損不善法增益善法，違此正教不順法律者，則於佛法聖眾便有相累。是故說曰，戒定慧行，求滿勿離也。

既不自恣，　　又不想念，　　是故捨慢，

如是不生。

既不自恣者，不馳於色聲香味細滑法，是故說曰，既不自恣也。又不想念者，心所念法於其中間唯修定意，亦不想念色聲香味細滑法，是故說曰，又不想念也。是故捨慢者，內思止觀制去意亂，恒入定意，不得布現憍慢色聲香味細滑法，是故說曰捨慢也。如是不生者，猶如彼不在色聲香味細滑法，心所念法亦復如是，心之所念猶如天雨、如車翻棄穀，心所念惡復多於彼，是故說曰，如是不生也。

智者學牢固，　　於諸禁戒律，

直趣泥洹路，　　速得至滅度。

智者學牢固者，承佛教誡，受師訓誨去邪就正，心常堅固不為弊心沮壞，是故說曰，智者學牢固也。於諸禁戒律者，隨時行道守護禁戒，智者所修非愚者所行，是故說曰，於

諸禁戒律也。直趣泥洹路者，永息無為亦無終始寂滅無生，是故說曰，直趣泥洹路也。速得至滅度者，中間無礙，猶河暴溢盡趣於海，是故說曰，速得至滅度。

華香不逆風，　　芙蓉栴檀香，

德香逆風熏，　　德人遍聞香。

昔佛在羅閱祇迦蘭陀竹園所。爾時尊者大迦葉在耆闍崛山中，然大迦葉生長豪族，身體柔軟食則甘細不曾麤[麩-夫+廣]，意所開化多愍貧窮，至貧家乞得食麤惡，食便生疾，內風變動遂成暴下。是時世尊告大目連：「汝今隨我問諸疾人。」對曰：「如是。」世尊即將目連詣耆闍崛山，時大迦葉獨坐閑房，無有瞻病之人，如來即往詣大迦葉窟。迦葉見佛欲從坐起，爾時世尊告大迦葉曰：「汝今抱患但坐勿起，吾自有坐具自隨。」爾時世尊知而問迦葉曰：「汝今獨空房無有瞻視病者，云何能樂此空山中？」時釋提桓因在迦葉後立，時大迦葉白世尊曰，而說此偈：

「捨天王位，　　為德不倦，　　心懷歡喜，

枸翼瞻視。」

爾時世尊告釋提桓因而說此偈：

「天身性清淨，　　香熏以自塗，

云何降神意，　　瞻視臭穢身？」

爾時釋提桓因叉手合掌而白佛言，重說此偈：

「最勝今當知，　　戒香無等倫，

我今嗅功德，　　不計醜陋形。

「然今世尊！天上諸香增熾結本長益塵勞，賢聖戒香斷諸結使，閉塞禍門不漏諸欲。然今世尊！如此凡香流轉生死涉歷劫數，不能令人永入寂靜，賢聖戒香億千百劫時時乃有。

」爾時世尊微察釋提桓因而說此偈：

「善哉天帝因，　　今意甚希有，

　能於放逸中，　　攝意修德本。」

爾時世尊因此法本，處在大眾而說此頌：

「華香不逆風，　　芙蓉旃檀香，

　德香逆風熏，　　德人遍聞香。」

夫世間諸華香，盡順風香不逆風香；戒德之香亦逆風香亦順風香。世間華香齊熏欲界不熏色界，或直熏一方不熏三方；持戒之香香徹十方。華香逼近乃別；持戒之香上徹一究竟天。是故說曰，華香不逆風，德人遍聞香。

　旃檀多香，　　青蓮芳華，　　雖謂是真，

　不如戒香。

旃檀多香者，諸世所說，沈水、木槾、旃檀、都良，此是根香。華香者，青蓮、芙蓉、瞻蔔、須乾提末、須乾提華，至解脫華、純日精華、分陀利華，如是眾華數十百種，於持戒香，百倍千倍萬倍巨億萬倍不可以譬喻為比，非心所思非意所度。今此眾香隨人一世現身娛樂，不能隨人至於後世；持戒之香現世蒙祐，於百千劫未曾唐捐。是故說曰，雖謂是真，不如戒香也。

　華香氣微，　　不可謂真，　　持戒之香，

　到天殊勝。

華香氣微者，旃檀木槾中國所貴邊土所無；戒德之香，上熏過諸天，下徹十方，彌滿世界無不聞者。是故說曰，華香氣微，不可謂真。持戒之香，到天殊勝者，忉利諸天縱情放意所念自由，猶尚歎譽持戒之人，修善得福為惡墮罪，諸在戒品定品慧品解脫見慧品

度知見品，可敬可貴為無上道。何以故？如此之人，為人導師牽示正路，開人愚冥令見慧明。是故說曰，持戒之香，到天殊勝。

戒具成就，　　定意度脫，　　魔迷失道，

魔不知道。

戒具成就者，四部之眾，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，斯戒具清淨無有毫釐缺漏，魔王雖有豪勢，統領欲界於中獨尊，然不能知四部之眾所獲果證，亦復不知從何道果得盡漏結。是時弊魔口與心語：「此諸黑服之士，剃髮露譬偏袒右肩，修禪習定，或有進至離我濁境，或有往還不由我教，或有永滅不知神識所處，或有捨壽知識所趣。」是故說曰，魔迷於道，魔不知道。

此道為究竟，　　此道無有上，

向得能究原，　　禪定是縛魔。

此道為究竟者，安隱無為快樂無窮，趣向一道至泥洹門，是故說曰，此道為究竟也。此道無有上者，於此道更無有上，諸天龍鬼敬心承事興致供養。尊者舍利弗有一沙彌，名曰純頭，長年八歲得六神通，飛騰虛空至阿耨泉。有五通梵志名曰須拔，亦至彼泉。時彼耨泉守泉青衣鬼，驅逐五通梵志，瓦石打擲不使逼近神泉，純頭沙彌乘虛空至，彼青衣神鬼數百之眾皆前迎逆，或前收攝衣者，或持淨水洗手足者，或以淨巾拂拭首面者，或以香湯沐浴身體者。須拔梵志放聲說曰：「我今以得五通神德無量，力能移山住流迴轉，天地猶掌迴珠，自學道以來百二十餘年，勞形苦體形神疲極。或事五明，四處然火日光上照，或臥灰糞，或臥荊棘，嶮難之中無道不學。然更驅逐不得至泉。然此黑衣小兒，年在七八未離乳哺，身體穢臭故存，然更待敬過重迎逆承事。用何等故？」時青衣鬼語梵志曰：「今此學士形年雖小，行過三界，得賢聖八品道；汝今無是，故不興敬。」有一婆羅門名曰閱叉，興立一寺亦名閱叉，恒供給酥油供寺然燈。時有遠方婆羅門來至閱叉寺中，又聞閱叉梵志高才明德，偏信佛法建立神廟，與共相見共相問訊。時有一沙彌復來迎，取油酥供寺然燈，眾多梵志語閱叉婆羅門曰：「汝審向色衣人禮耶？」言語未訖沙彌已至，即復禮之。眾多梵志語此梵志曰：「汝出四姓才藝過人，天文地理無不觀練，神呪感靈無事不剋。今此色衣之人，出眾多姓種非真正，何為違本法而向恭禮？又卿梵志執行清淨自修，內藏圖讖祕記，行道成福何願不剋，文字章印無不周悉，佛行

寡鮮有何可貴？捨本取末是我所疾。蓋聞沙門寒賤巧詐繁滋，幻惑世人所行短促，齊榮一身不能延致梵福，正使相見正可擎拳而已，何為五體投地恭敬作禮耶？我等親見甚怪所以，況先學大人豈能恕卿此罪耶？」閱叉報眾多婆羅門曰：「諸人靜默，聽我所說妙偈之頌：

「『賢聖德難量，　　八直無上道，

是為沙門梵，　　如來口所宣。

覩此形雖小，　　以果賢聖道，

是故今自歸，　　梵志何為嗤？』」

是故說曰，此道無有上也。向得能究原者，須陀洹、斯陀含能斷欲界縛諸纏陰入，是故說曰：「向得能盡原也。」禪定是縛魔者，入定坐禪之人，樂處閑靜志崇一意，計出入息執意牢固，能斷魔縛反縛於魔，入定之人能使役鬼神如意即至。佛契經亦說：「我於天上人間遍觀察之，縛中牢者不過魔縛，然為漏盡羅漢所見摧辱，於當來變更不受生。是故比丘當作是學，當求方便斷魔牢縛。」

說法雖微少，　　一意專聽受，

此名護法人，　　除去婬怒癡，

眾結永盡者，　　故名為沙門。

說法雖微少者，少而有要，義味相應。昔有二比丘在深山中學，一人多聞，一人寡淺。時少聞者持戒完具，所誦經文唯有一句，日日諷誦更不求受。時虛空神及山林神日日稱善，「願樂欲聞道人所說。」時彼多聞比丘，以已所知眾妙之義甚深經句高聲諷誦，山林諸神默然不對，亦不唱善。時多聞比丘，尋懷恚怒語彼山神：「今此晚學比丘，所學淺薄唯誦一句，天便稱善哉！我今多聞義理甚深，采拾眾經言詞妙語，與汝誦習，然諸天神亦不應對亦不稱善。」天神報曰：「比丘不自責，方復責我。此少聞比丘言與行相應，汝今比丘雖誦三藏，行與經違。佛所演《出曜》，亦有此偈：

「『說法雖微少，　　一意專聽受，

　　此名護法人，　　除去婬怒癡。』

「此比丘與法相應，雖未盡婬怒癡方便令盡。汝雖多聞，晝夜習婬怒癡貪，著色聲香味細滑法。此少聞比丘晝夜禪思念不分散，是故恒與稱善。汝雖多聞意不專一，是故不稱善。」時彼比丘聞諸天語，即懷慚愧自恥所作。「山神由尚見我穢行，況神通得道而不觀見耶？我今自改思惟妙智，不復興念著婬怒癡。」如其所行言行相應，諸天日日稱善無量。夫人履行隨朋友誘，於善法得具足成就。爾時比丘執行精勤，得世俗妙法，不淨、安般，念四意止，煖法、頂法、忍法、世間第一法，以次得證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羅漢果。比丘得道已報謝諸天：「遭蒙勸誘拔濯清淵，我今得道盡蒙神祇之力，多所饒益多所成就。」復重與諸天說法，心開意解得法眼淨。是故說曰，說法雖微少。

　不放而得稱，　　放逸致毀謗，

　不逸摩竭人，　　緣淨得生天。

過去久遠無數世時，有佛出世名曰迦葉至真等正覺，在世教化，所度有緣眾生已訖，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。爾時眾生四部之眾耶旬，舍利起七寶塔興敬供養。復經數世，塔遂凋壞無補治者。是時義合邑眾九萬二千人，時瓶沙王最為上首，瓶沙王告諸大眾：「汝等各自勸勵共造福德，佛世難遇人身難得，雖得為人，或墮邊地生邪見家，我等何為貪著世俗歡樂？不如開意修治朽故塔寺。」諸人靡從受王教令，即共修治朽故塔寺，復共發願：「我等諸人心齊意同共治此寺，設有毫釐福德者，不墮三塗八難之中，便生天上人中同處不異。復聞將來有佛出現名釋迦文，彼初說法，使我大眾最初得度，以王為首。」是時九萬二千人，隨其世壽各各命終，盡生天上處忉利天宮。復經數世，閻浮利內有佛出世，名釋迦文至真等正覺，十號具足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紫磨金色圓光七尺，語聲八種如羯毘鳥音。是時九萬二千天，受天福已各各命終生摩竭國界。瓶沙王長年八歲，係嗣王後，以法治化無有阿曲，修治正法，恩慈下及不害生命，分檀布施周窮濟乏，遠行經過暫停息者盡供給之。是時儒童菩薩，捨八萬婇女捐王重位，夜非人時捨國求道，自剃頭髮復脫寶衣，所乘白馬盡付車匿還國白王：「生死苦惱憂勞無數，子今學道要求果證，若成所願還當度王。」是時，菩薩轉復前進，道逢獵師著其法服狀如沙門，菩薩問獵者：「所著法服名為何等？」獵師報曰：「此名袈裟，被著遊獵，群鹿見

已謂為學道之人，皆來敬附各無恐懼，我等以次取殺用自存命。」菩薩聞此倍興悲慈：

「夫人依四等，　　拔濟眾生類，

袈裟如來服，　　除穢而造穢。

「我今有此著身天衣極細軟好，可共博貿。」獵師報曰：「王子生長深宮，身體軟細，不更寒苦，恐壞王子身。」菩薩報曰：「但貿無苦，此是古聖賢人標式。」獵師報曰：「王子寶衣價直無數，今此袈裟無所任施，何為苟欲博貿？」菩薩報曰：「意欲所須不計貴賤。」獵師報曰：「此衣垢穢膿血臭處不敢博貿。」菩薩報曰：「臭之與香開意見與，自當浣濯。」獵師即脫衣貿菩薩寶衣。是時，菩薩著法衣，手執藕華葉，入羅閱城乞食。爾時數千萬眾普集一處，逢見菩薩舉手讚歎，或言：「善來！」或言：「日月。」或有叉手自歸命者，或相問訊，為是天耶？梵耶？釋提桓因耶？眾人所圍不容乞求，尋執華葉還至城外徑至東山，人眾追逐前後相次。時瓶沙王在高樓上，遙見人眾追逐菩薩，即問左右：「此諸人眾皆奔趣山，為有何故？」有一大臣審識菩薩，即白王曰：「此是釋種子，辭家出學遊蕩在外，或能謀圖國事，當往誅殺。」瓶沙聞已告彼臣曰：「護卿種族勿吐此言，正使釋子紹王位者作轉輪聖王，我等便為臣佐，若使出家學道自致佛者，我等願為上首弟子。」最初說法先在其例，是瓶沙王車載飲食種種甘饌，往就山中與菩薩相見，尋前禮足，自稱姓字：「摩竭國界瓶沙王者我身是也。」菩薩報曰：「我先識矣，何須致敬？」瓶沙王啟曰：「今獻微貢，供食之餘願見納受，以示微心。」菩薩默然受食。食訖行清淨水，王前白言：「若使王子成無上道者，當見先度永離世苦。」時瓶沙王禮足取別，菩薩進路到阿蘭所。阿蘭諸弟子等，遙見菩薩來即白其師：「今有一人端正殊特徑趣師門，必求為弟子也。」時阿蘭即告弟子而說此頌。

出曜經卷第九